

周叔弢先生藏书活动系年要录

——为纪念弢翁逝世十周年而作

李 国 庆

周叔弢（1891—1984），名暹，以字行，号弢翁，室名自庄严堪。我国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事迹具《东至县志·周叔弢传》）。本文侧重藏书一端，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汇录弢翁在访书、购书、藏书、校书、读书、刻书、鬻书及捐书等活动中的重要史实，以彰弢翁在保护祖国文化典籍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二十二岁。

二月，取季沧苇抄本校《唐张处士诗集》。

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二十四岁。

九月，与德国人尉礼贤合译的德国康德撰《人心能力论》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二十六岁。

七月，傅沅叔先生赠《方言》。

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二十七岁。

十一月，得郁氏宜稼堂旧藏万玉堂本《太玄经解赞》。

在天津收得南宋初年杭州刻本《寒山子》及宋绍兴刻本《诸史提要》。

是年，在江都方无隅家收得黄尧圃校元本《韩诗外传》。

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二十八岁。

九月，影印从方无隅处借来的唐人写本《佛说阿弥陁经》一百卷。

秋，在津门收得黄氏士礼居影宋旧抄本《荀子》。

1919年（民国八年）己未，二十九岁。

四月六日，以银七两购得明吴门寒松堂刻本《花间集》，旋赠方无隅。

接收上海博古斋柳蓉村所赠的贝简香、唐鹞安手校本《吴地记》。

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三十岁。

季春，与周明泰、孙多煊施银一百五十元，印行《大乘百法明门论本事分中略录名数开宗义记》，由金陵刻经处董理其事。

六月，先生三十初度，大方先生以珍藏的明程龙湖刻本《邵康节先生前定锁地铃》相赠。

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三十一岁。

三月，在大方先生处收得王氏郁冈斋抄本《塵史》及王氏手校本《云麓漫抄》。

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三十二岁。

除夕，在自庄严堪跋所藏黄堯圃校元本《韩诗外传》。

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三十四岁。

二月，用季沧苇抄本校民国间刻本《张乔诗》及《伍乔诗》等。

三月，用季沧苇抄本校民国间刻本《唐风集》，并补诗八首。

影刻元本《庐山复教集》。封面刊记曰：“甲子三月建德周氏新刊”。

十月，施大洋二十二元九角二分，刊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由天津刻经处董理其事。

十一月，校刻《屈原赋注》。封面刊记曰：“甲子十一月建德周氏校刊”。

十二月，影刻珍藏的宋本《寒山子诗集》。封面刊记曰：“景宋本寒山子诗·甲子十二月建德周氏新刊”。

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三十五岁。

十二月，在江都方氏处收得明正德袁表刻本《皮子文藪》。

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三十六岁。

正月，因夫人许氏过世，为营斋奠，斥卖藏书，多归梁氏。

二月七日，取宋本与《四部丛刊》本《唐贾浪仙长江集》对勘一过。此为弢翁拟校勘《四部丛刊》之嚆矢。

春，收得钱蒙叟手校明弘治杨氏抄本《元氏长庆集》。

四月二十三日，取近得杨氏抄本《元氏长庆集》与《四部丛刊》本对勘一过。

八月初五日，在傅沅叔先生家纵观所藏宋元本书，尤留意其中的宋本《文中子》。

十二月，取正统《道藏》本与《四部丛刊》本《尹文子》对校。

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三十七岁。

孟春月，天津刻经处印行由弢翁与妻许氏早年施资付梓的《圆觉经大疏义抄》一书。

四月，接收徐积余赠送的影刻毛氏影抄宋本《永嘉四灵诗》。

秋，从书贾李文杰处以重值收得影元精抄本《牧莱脞语》。

十月，上海涵芬楼借所藏宋本《孝经》影印，是为《四部丛刊》本。封面刊记曰：“丁卯十月建德周氏以所藏宋刊本属上海涵芬楼缩印”。

是月，在天津幸睹杨氏海源阁散出宋本多种。

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三十八岁。

正月初十日，收得季沧苇抄本《沈下贤文集》，命子一良与《四部丛刊》本对勘一过，正讹补脱甚夥。

廿三日，在北京文禄堂以重值收得宋本《景德传灯录》，与旧藏宋宝祐本《五灯会元》颜曰“双绝”。

二月，取元大德本《尔雅》与明景泰七年刊本对勘一过。

十月，影刻宋相台岳氏本《孝经》。封面刊记曰：“景宋相台岳氏本孝经·戊辰十月建德周氏新刊”。

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三十九岁。

正月初四日，从李少微处借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刻小字本《孟东野集》，并据以校对《四部丛刊》本，历四日而毕。

本月，收得宋槧《杜诗》，审是诸家书目未见著录的海内孤本。

二月初二日，取宋本《岑嘉州集》，与吴佩伯校明刻本对勘一过，补正吴校者甚夥。

九月，从大方处借得清道光石氏古香林刻本《九僧诗》，并影刻之。

是月，收得毛奏叔手校元本《韩诗外传》，与黄氏士礼居旧藏本对勘。

十月，收得黄尧圃校叶石君本《南迁录》。

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四十岁。

二月，傅沅叔请弢翁代校《汉魏丛书》本《新序》，因取宋本对勘一过，良多是正。

春，从文友堂处收得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春秋年表》和《名号归一图》。

八月，影印宋书棚本《宫词》。封面刊记曰：“庚午八月建德周氏印二百部”。

是月，斥卖善本书数百种以偿债。

秋，从藻玉堂处收得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卷十二、十四、廿七至卅，计六卷。

十月，详跋用西法摄影，付北京文楷斋刊刻珍藏宋本《寒山子诗集》的原委。

收得杨氏海源阁散失宋本《南华真经》。弢翁自云：“1931年（辛未）以前从文在堂魏子敏处买来，此是收得海源阁书第一部。”

从敬夫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散出宋本《新序》。弢翁自云：“1931年（辛未）以前，吕文甫介绍从杨敬夫处收得，此是从敬夫直接收得之书第一部。”

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善本《王摩诘集》。

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四十一岁。

二月，取高丽本与影刊宋本《寒山子诗集》对勘一过。

十月，收得黄氏士礼居旧藏毛氏影宋抄本《九僧诗》，取之与清道光本对勘一过。

冬，从肄文堂收得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卷二至十一、十四至廿六，计廿三卷。

岁暮，北平文德堂主人韩左泉持宋蜀刻本《后山诗注》降价求售，因向友人借贷，收得此本。

弢翁按云：“大约在1929（年）至1931（年）之间，从敬夫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古籍十七种。”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四十二岁。

正月初八日，校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孟东野集》十卷讫。

十月，影印抄本《邵阳魏先生遗集》五种。封面刊记曰：“壬申十月建德周氏影印”。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四十三岁。

正月十八日，借傅沅叔手校残宋本《谢宣城集》二卷传录一过。

二月，以日金一千元购得宋本《东观余论》，并云：“余乃

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

十月，藏书家韩某藏书在上海散出后，弢翁收得抄校本凡三十种。

十一月，从藻玉堂王子霖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本《陶诗》。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戌，四十四岁。

春，从敬夫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本《庄子全解》。

八月，从敬夫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刊孤本《周礼》、宋版《山海经》及元本《东坡词》。

冬，从敬夫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元本《稼轩词》。

十二月，收得杨氏海源阁散出元本《梅花字字香》、元本《梅花百咏》及明本《长安志》。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岁。

三月，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本《名贤文粹》和宋本《花间集》。

夏，敬夫忽以宋鹤林于氏刊本《春秋经传集解》残本二十三卷相示，因为之“惊喜过望”，遂以重值收之。

十一月十七日，收得杨氏海源阁散出善本《三礼图》。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四十六岁。

二月，以四十五元收得影宋抄本《曹子建集》。以一百元从傅沅叔处收得影宋本《周易正义》。

三月，以四百元从文禄堂收得影宋抄本《张司业集》。以一百六十元收得明抄本《玉楮集》。

四月，以二百四十元从文禄堂收得明洪武本《傅与砺文集》。

五月，以一千元从张庾楼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散失宋本《唐求诗》，以四百元收得抄本《江月松风集》。

六月，以五百六十元从文求堂收得宋本《文殊指南图赞》。

七月，刊印嘉兴沈涛撰《十经斋遗集》。封面刊记曰：“丙子岁七月建德周氏刊”。

八月，以二百元从藻玉堂收得抄本《唐人诗集》。以一百卅元从文禄堂收得宋本《法华经》。以一百八十元从邃雅斋收得毛氏汲古阁旧藏黑格抄本《稽神录》。

九月，以三百元从文禄堂收得汲古阁旧藏沈竹东手抄本《古器款识》。

十月，以七十元从文禄堂收得明成化本《翠屏集》。敬夫赠杨氏海源阁旧藏明活字本《开元天宝遗事》。

十二月，以二百元收得宋兴国军本《左传》。以三百元收得抄本《姜白石诗词》。以一百四十元收得张立人手抄本《潞水文集》。以一百六十元收得宋小字本《山堂考索》。

弢翁自云：“今年财力不足以收书，然仍费五千七百余元，结习之深真不易解除也。所收书中亦自有可喜者，但给值稍昂耳。”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四十七岁。

正月，以四百元从文禄堂收得周香严校宋本《孟东野集》。

二月，以二百四十元收得艺芸书舍旧藏宋宾王手校本《龟巢集》。以一百七十五元收得毛奏叔校宋本《丁卯集》。以一百七十元收得明弘治本《戴石屏集》。

四月，以七百元收得毛子晋、季沧苇递藏宋书棚本《河岳英灵集》。以六十六元从文求堂收得日本影宋本《论语注疏》。

六月六日，傅沅叔出所藏清刻本《宝刻丛编》请弢翁校勘，因取仅藏的宋抄本第一卷校读一过，增补良多。

十一月廿九日，病起，手校宋漫堂抄本《西渡诗集》一过。

十二月，以五百元从傅沅叔处收得黄尧圃跋明抄本《席上辅谈》，以二百元收得孙岷自跋明抄本《宾退录》，以三百元收得陈西昫校宋本《邵氏闻见录》。

小除夕，敬夫拟以宋监本《毛诗》相售，因力弱不能收。

弢翁按云：“今年本无力收书，入秋以后世事丕变，衣食且有匱乏之虞，更不暇及此。然一年所得书中亦有可喜者，宋本《河岳英灵集》更无意中得之。岁暮复以宋本王注《苏诗》从沅丈易三书，亦颇快意。独小除夕敬夫拟以宋监本《毛诗》五册见归，以无钱谢之，殊可叹也。”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四十八岁。

正月初九日，手录何义门校本《宾退录》。

二月，以四百元从傅沅叔处收得顾千里校宋本《嘉祐集》。以八十元从邃雅斋收得唐鹤安校本《吴郡图经续记》。

六月，将珍藏的明抄本《文苑英华》让给傅沅叔。

九月，见到杨氏海源阁散出善本《周易本义》，但“只饱眼福而已”，终未能收得。

冬，宏雅堂主人携从上海购得的古书相示，弢翁仅购得卢抱经手校本《刘随州集》。

十二月，北平藻玉堂书估王子霖携明成化二十三年严春刻本《唐甫里先生文集》二十卷两次来津求售，遂以一百六十元“勉力购而藏之”。

廿七日，张庾楼在北平修文堂以七十元代弢翁购得明抄本《范德机诗集》。以十六元收得明正德本《徐文清公家传》。

大除夕，检出“罕秘之籍”的明正德六年徐兴刻本《穀斋诗集别录》展读，“良足快意”。

弢翁按云：“今年立志不买书，所见之书，以海源阁宋本《周易本义》、金晦明轩本《节本通鉴》为最佳。岁暮移新居，乃收书数种，亦颇不恶，聊以慰情耳。”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四十九岁。

正月下浣，与同仁施财印行《省庵劝发菩提心文讲义要录》，以祝陈一甫与妻李氏七旬双庆。

是月，以二百五十元从王欣夫处收得嘉靖崔深跋明抄本《书苑菁华》。以五十元从修文堂收得野竹斋本《西京杂记》，以七十元收得张绍仁校本《洛阳伽蓝记》。接收傅沅叔相赠的《藏园群书题记续集》。

二月，以一千三百元从敬夫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金张氏晦明轩本《通鉴节要》，以七百元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本《监本毛诗》。以七十五元从藻玉堂收得明弘治本《名贤小字录》。

三月，以二十二元收得明抄本《白文公年谱》。

十一月十三日，从邃雅斋收得杨氏海源阁散失善本《蜕庵集》和《闻见后录》二书，由张庾楼作价，始成交易。此系举债收得，只好售出北京自来水股票以偿债。

十二月四日，审定傅沅叔所藏手校明抄本《陆鲁望集》与何校本之异同。

是月，以六百元从斐云处收得宋本《衍约说》。

弢翁自云：“今年本无力收书，乃春初遇陆鉴《毛诗》，岁暮遇《衍约说》、《蜕庵集》，不得不售股票收之，孰得孰失，正不易言耳。”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五十岁。

春，收到北平书友王搢青邮寄的黄尧圃《毛诗》手跋二通，为所藏宋刻残本《毛诗》佚失者，亟命工补缀，装之首册。

五月，取陆氏丽宋楼旧藏宋本《金壶记》与是书的清抄本比勘一过，是正甚多，并云：“信乎宋本之可贵，人或无讥余之佞宋矣。”

八月，以一百七十元从文禄堂收得影宋黄唐本《周礼》，以一百二十元收得影宋黄唐刻蓝印本《礼记》。以九十元收得明刻本《集古印谱》。

九月，以一千五百元从斐云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宋本《博雅》。

十二月，以五百元从斐云处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黄堯圃校本《糖霜谱》等三种。以四百元收得张绍仁校北宋本《汉书》。以一百廿五元从景文处收得印谱七种。

是年，弢翁自编拓印《弢翁续得印一集》。封面刊记曰：“庚辰年弢翁手拓壹拾部”。

弢翁按云：“今年收书只三种而价极昂，可云运蹇矣。”

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五十一岁。

五月，以三百元从修绠堂收得述古堂抄本《历代纪年历》。

六月，以二百二十元从斐云处收得宋本《二百家名贤文粹》。

七月，以二百四十元从宏雅斋收得明正统本《宛陵集》。

十二月，以三百元从文禄堂收得明初本《师山先生文集》，以二百元收得曹彬侯手抄本《思菴文粹》。

弢翁按云：“今年收书极少，而书画古印所耗且逾半数，惜哉！见宋蜀本《庄子》、大字本李注《法言》、余仁仲本《礼记》，为财力所限，皆不能得，《礼记》更交臂失之，古缘不厚，无可如何耳。”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五十二岁。

元旦，弢翁手订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

初九日，跋访求杨氏海源阁散出五十种善本之原委。

三月，因衣食计，将所藏百余种明版书售给陈一甫。

春中旬，王富晋自沪返京，途经津门，携宋余仁仲万卷堂刊本《礼记》相示，因以明版书百余种与陈一甫所易之资购藏此宋本。

六月，以二百六十元从友仁处收得明本《梅溪先生文集》。

八月，以一百二十元从藻玉堂收得董刻蓝印本《周礼注疏》

十二月，在渠氏观书时见到了十七年前让给渠氏的明正德袁表刻本《唐皮日休文藪》，“如睹故人”，遂以三百四十五元赎回。

是年，弢翁手订编成《自庄严堪明版书目》，收明版书109种，即售予陈一甫者，故又名《壬午鬻书记》。

弢翁按云：“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矣。古印亦多佳品，虽费当弗校也。岁暮复得《皮子文藪》，为十八年前易钱营奠之书，回首前尘，曷胜悽怆。”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五十三岁。

正月，以三百元从禄文堂收得明天顺本《揭文安文粹》。以七百元从渠氏处收得黄堯圃跋抄本《沧浪吟卷》。

二月下旬，以三百元之费赎回去年售给陈一甫的明版书《齐乘》。

三月，以五十元从蜚英处收得知不足斋旧藏抄本《所安遗集》。以八十五元从茹香处收得李文藻校本《齐乘》。

四月，以三百元从森玉收得明抄本《环溪诗话》，以三百元收得日本五山本《三教出兴颂注》，以一百元收得洪武本《说苑》。

五月，以五百五十元从友仁处收得元本《孔子家语句解》。以三百元从宏雅斋收得《玄览斋丛书》。

八月，以六百五十元从茹香处收得唐人写经五卷。

十二月，以七百元收得文休承手抄本《甫田集》。

弢翁按云：“今年财力益窘，古书无铭心绝品，惟四弟《瓦量》幸不流入他人手，差足自慰耳”。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甲申，五十四岁。

三月，以一百六十元收得黄氏士礼居旧藏明本《黄杨集》。

四月，接收李典臣赠海源阁旧藏本《心赋注》、叶文庄跋明景泰本《高太史大全集》、徐兴公跋明洪武本《傅与砺诗集》、元徐氏一山书堂本《礼部韵略》。

十月十七日，赵元方自北京携明活字本《杜审言集》二卷相

示，因取校一过，以为“佳处每与宋书棚本合，盖源出宋刻，故为书林所珍视。”

十一月，以一万四千五百元从来熏阁处收得毛氏汲古阁旧藏宋本《赵清献公集》。

弢翁按云：“今年举债，以重值收柯氏藏印及《赵清献集》，复贬价售启新股票以偿之，得计欤？失计欤？见宋湖颖本《论语集说》、元雪窗本《尔雅》而不能得，元本《礼部韵略》得而复失，皆憾事也。小除夕，谢刚主兄介徐氏子以宋岳刻本《左传》卷第一求售，此正余本所逸，索价奇昂，未卜能珠还剑合否耳？”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五十五岁。

六月，以二万八千元收得明兰雪堂活字本《春秋繁露》。以二万元从翁氏处收得元建安蔡氏本《玉篇》和元余氏双桂书堂本《广韵》。

弢翁按云：“今年只收书二种，可叹之至。衣食尚有不足之虞，即有好书，力岂能胜哉！”

1946年（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五十六岁。

四月，以十万元从宏雅斋收得黄氏士礼居旧藏叶石君跋丛书堂抄本《广川书跋》，以五万元收得士礼居旧藏明抄本《广川画跋》。

五月，以十二万元从宏雅斋收得宋书棚本《韦苏州集》。

十一月，以二百万元从刘氏处收得唐人写经二卷。

十二月，以黄金一两易得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首卷。访求此卷，前后历经十六年，至此珠还剑合。

弢翁按云：“今年收书四种，而《左传》卷一来归，尤可欣慰。唯以《永乐大典》二册易钱收铜器、泥埭、汉印、唐经，为得为失，未可知耳。”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五十七岁。

春，举珍藏抚州本《左传》二卷、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二

卷归之故宫。此二帙存卷恰为故宫藏品所佚者，得此即成足本。

八月，以二十五万元收得《稽菴古印笺》。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五十八岁。

二月，以三千六百万从藻玉堂收得杨氏海源阁旧藏元雪窗书院本《尔雅》。

十月，以金十六两五钱收得宋本《清波杂志》。以金二两五钱收得毛氏汲古阁抄本《瑟谱》。

弢翁按云：“法币改金元，黄金不能私藏。余手中仅存二十余两，遂用以换书与印，得乎？失乎？未可知也。”

1949年，五十九岁。

七月，举珍藏的海内孤本宋版《经典释文》第七卷一册捐赠国家。此册与故宫藏品相配，遂成完帙。此举受到人民政府的奖励。由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张奚若、钱俊瑞颁发的《褒奖状》云：“周叔弢先生以海内孤本宋刊《经典释文》第七卷一册无条件捐献人民政府，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廿三册适成完整之一部。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殊堪嘉许，特予褒奖，以资表扬。”

1951年，61岁。

八月廿日，付函北京图书馆，拟捐献珍藏的《永乐大典》一册。信函文云：“顷阅报载，贵馆展览《永乐大典》，内列十一册，为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所移赠。此种真挚友好及伟大国际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实从古未有之盛事，传播书林，永留佳话。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七六〇二至七六〇三）谨愿捐献贵馆，不敢妄希附伟大友邦之骥尾，以传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

九月七日，向北平图书馆捐赠《永乐大典》一册。此举受到人民政府的奖励。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颁发的《褒奖状》云：“周叔弢先生将所藏《永乐大

典》一册捐赠北京图书馆，化私为公，足资矜式，特此褒扬。”
1952年，62岁。

九月，向天津市文化局捐献字画七件。该局旋将赠品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是月，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历代古籍善本凡2672册。

1954年，64岁。

二月十六日，向国家捐赠古籍善本715种。此举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奖励。获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颁发“褒奖状”。

八月二十七日，向南开大学捐书3521册。南开大学特函申谢。函云：“承赠中外图书、小册子共3521册，（计西文及小册子1470册，中日文书四六一册，西文杂志1225册，中文杂志1365册）及报刊，使我校图书馆藏书得到补充，对于我校师生在教学与研究方面颇多帮助，除即日整理编目备览外，特函申谢。”

九月十五日，向北京大学历史系捐赠金石拓片及书画等共计162种。北京大学致函申谢。函云：“承蒙台端捐赠我校历史系金石拓片、书画等共计一六二种，当妥为保藏，永供参考。雅意隆情，实深感激，特此申谢。”

同月，向北京图书馆捐献元明清抄本、刻本古籍凡32种。

十月二十六日，向天津医学院捐献医书多种。天津医学院致函申谢。

1955年，65岁。

三月三日，向文化部捐献瓦当等文物28件。

四月，向天津市文化局捐献曹雪芹祖父曹寅字轴1件。该局后将此轴转交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向天津图书馆捐赠清版古籍22000余册。

1956年，66岁。

向北京图书馆捐献《秦襄毅公年谱》一部。

1957年，67岁。

五月，将旧藏元延祐刊本《东坡乐府》付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

八月九日，详跋历代活字印书源流于《开元天宝遗事》活字印本之上。

1958年，68岁。

四月二十八日，向北京图书馆捐献乔勤恪公手书诗稿《鹤俦诗存》九册。

1959年，69岁。

五月十二日，向北京图书馆捐献《簠斋书札》四册。

1961年，71岁。

十二月二十九日，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元玉牌一件。

是年，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宋人《盥水观花图》1件。

1962年，72岁。

十月二十九日，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袁尚之字扇面一件。

1963年，73岁。

二月二十一日，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汪士慎刻草书臂阁一件和张廷济刻山水臂阁一件。

春节，在中国书店收得宋刻本《棠湖诗稿》。

三月廿一日，将新获宋版《棠湖诗稿》让给天津图书馆。

是年，向扬州文物管理委员会捐献《韩江雅集》十二卷。该会特函致谢。函云：“屈荷关心扬州诗画，充实我馆资料，惠赠《韩江雅集》十二卷，版本精良，的系原刻初印，展读之余，可以想见当日玲珑山馆之盛况，此为扬州地方重要文献之一，当敬谨珍藏。”

1966年，76岁。

新春，张重威出示清代精刻本《新安二江先生集》十卷，弢翁因论清刻之美。

1972年，82岁。

向天津图书馆捐献各类古籍9100余册。

1973年，83岁。

六月，天津图书馆编印《周叔弢先生捐献藏书书目》，择录弢翁捐献的古籍线装书凡1827种，8572册。

1979年，89岁。

十二月，天津市文化局编印《周叔弢张叔诚先生捐献文物图书展览目录》，收录弢翁捐献的部分古籍善本166种，包括宋槧元刊和名抄名校本。

1981年，91岁。

三月八日，向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捐献敦煌写经及字画凡294件，另有秦汉古玺、旧墨等文物合计1262件。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奖状，文云：“周叔弢先生将多年辛勤收集的珍贵文物、图书自愿献交国家，这种爱国热忱是值得表彰的，特发此状，以资奖励。”

1982年，92岁。

十月，立下遗嘱：“我平生无他长，只是不说假话，临终之时定能心地坦然，无愧于中。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提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存款五年定期壹万元，国库券壹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一九八二年十月弢翁至嘱。”

1984年，94岁。

二月十四日，弢翁逝世。

主要参考资料:

- ① 弢翁在捐给天津图书馆古籍书中所写的题记资料。
- ② 冀叔英编《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弢翁题识》。
- ③ 弢翁手稿《弢翁历年收书目录》。
- ④ 弢翁手稿《壬午鬻书记》。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

(本文责任编辑：耿素丽)

《后汉书》误校误断一则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传》的《李业传》附《任永冯信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的头两句为：“是时健为任永（君）〔及〕业同郡冯信，并好学博古。”这样标点，文不可读。显然有误。检《华阳国志》卷一〇中《光贤仕女总赞·健为仕女》《任永传》载：“任永字君业。”原作“君业”，本不误，标点者不知“君业”为任永字，遂据他本改“君”为“及”，造成错误。此处标点应为：“是时任永君业、同郡冯信，并好学博古。”

• 刘文刚 •